初潭集

焦云士為知己死〻非難知己寔難有知己死無不死矣卓吾所以深慨慕也

初潭集卷之十九

師友九

一知己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知己也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

感悟而用百里奚

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

二子皆死諫二子皆迂腐然二子之所以痛百里奚蘧伯玉者至矣所以知百里奚蘧伯玉者深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二人不用子世二子之目不瞑也與其知二人而不用不如用二人而身死也惜才如此何死生之可言乎金雖堅安足斷耶嗚呼世未有貞友而不可以

事君者也故求忠臣者尤必之貞友之門

子產聞子皮卒哭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

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幷衣糧與角哀入樹中

焦云死而不怨受而不辭非真知己乎

欵

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

合而觀之友可識矣今則雀鼠之不若也可奈何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欵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

欵得永夕陶陶雖免俗人怪駡欵免俗人怪駡安得永夕陶陶乎陶陶是我受用怪駡是伊何

快活極極快活

妙我今亦有惟罵亦不見陶陶傷哉

曹操祭故太尉喬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歩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敦好其能爲此辭乎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之舟褰裳率爾休暢一日德操詣之値德公渡沔德操入其室呼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

會亦聰明能言其罪焦云會以觀假小恨譖康助毋丘儉刑之東市見蜮也蛇蝎也信能羅織成文者

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嵇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故安繫獄而康詣獄以明之也於是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乃錄康閉獄

真可喜

向子期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鍜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巳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旣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亦殞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

焦云此去天中正可千里其間豈無相思可感也

妙

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以上皆知己師友知己寔難吾何以死也

二相思

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元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

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記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以上皆相思友朋既已知我矣安得不相思乎

三哀敘

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王仲宣好驢鳴旣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說其母故也

羊曇少爲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瑯琊王濬冲爲尚書令時着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

可傷

焦云體似声真晉史好形容

諸人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子荊蹄屍慟哭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令我爲卿作體似眞聲賔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趣

顧彥先好琴及喪家人以琴置靈牀上張季膺往哭之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彥先頗得賞

此不因大慟不執孝子手而出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着柩中因慟絕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伯道棄兒存姪渠知有姪天道正有知也

庾亮何充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

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舟中視之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王規歿昭明太子與東宮官屬令曰王威明風韻

劉云字〻戒淚

真堪傷悲

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實儁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李勉作相二十餘年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以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幕三年之內遇筵燕必設虛位陳膳執酹辭色悽愴論者義之

雷宣徽有終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枝劒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

矣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
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耳原父
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强人意今復死矣
以上皆哀死者惟其痛之是以哀之唯是知之
是以痛之故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非道學禮
教之哀作而致其情也
四推賢
鴻安丘戍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詠云無營

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友

蘇桓公性强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公患其責教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

東國崇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顧雝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與卿故雝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雝所歎

世曰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王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栢之下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譬諸寶劒則世之干將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潁川先輩爲海内所師者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

長社鍾皓時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嘗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鍾皓字季明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

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乘李膺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

似卓老

車上太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耿若松喬之在霄漢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甞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袁紹見鄭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豈徒然哉

可謂善賞

盛孝章逢一童客貌非常怪而問之是曾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升堂拜親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徃嗣秀才之僑肹者也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黄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寳莫知名其器

說得着

童子尚能求侶況老夫耶

郭奕三嘆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至隨之問其姓名嵇曰少年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以告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灸身至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嵇歸山陽

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

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

衛玠頴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周曰大蜡殷曰清祀夏曰嘉平總謂之臘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常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説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後玄爲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瑯琊王玄曰王處仲得志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

真賞矣

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桓温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劉云雖諧談亦自韻

羊元敬詣謝鯤鯤拂席易衣乃見之康樂見而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是益知名

謝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斅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

王僧虔退黙少文惟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以上皆推賢者惟其相知是以相推豈若兎絲附女蘿也彼此互相標榜聲勢相爲依期乎

五規正

蕭寛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寛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强

焦云攫爍翁

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

何明于人而
暗于已
說而不繹

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劉云達者之言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市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

是

劉寔以爲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較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萃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顧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

是

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君其存之
義之與桓溫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
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
是違才易務矣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右軍云慚負宿顧右軍推
書曰此禹湯之戒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大不平其
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
乎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

以上皆覘臣友朋不相知即不相信不可覘也不可不以卓老為戒矣噫彼忠君者豈異是耶

六篤義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

桓虞亦可文
季千古一朋

千古一朋

千古一朋

子擷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文季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遂召之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同受學南陽及綱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復往南陽値元醉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得免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値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

焦云吾欲友其人于千百載之上也

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友人死賊曰我輩無義而殺有義不可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曹公以楊太尉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逆孔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

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融家傳
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

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學也豈講道學者所
能學乎既不能學又冒引聖言以自掩其不能
視融之六歲便能藏張儉長來便能作書報盛
孝章薦禰正平必以不曉事目之矣嗟乎有利
于己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必稱引萬物一體
之說有損於己而欲遠怨避嫌則必稱引明哲
保身之說使明天子賢宰相燭知其奸欲杜此

術但不許囑不許遠嬾又不許引稱古語則道學之術窮矣

徐穉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酹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嘗事江夏黃瓊後黃公沒孺子往會葬無資自致賫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焦云哭死生為生

古人所難

祝恬被徵道得溫病過其友人鄭令謝著距不與通因至汲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況汲令乎諸生事急便往白融融聞之徑詣恬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何有黙止客舍邂逅不自貞哉郎相隨入解傳躬爲恬御手自丸藥三四月加劣便制送終之具後病稍減相對悲喜凡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强徤乃別

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

錢百三十萬寄敞敞理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
餘孤孫九歲嘗未死間曾說有錢三十萬寄掾閻
敞及孫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不勝即取錢還孫
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
謬言耳郎君勿疑

脂元升哭孔文舉尸魏武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
原後見武帝武帝字之曰元升卿故慷慨魚豢魏
畧曰脂習京兆人天子西遷及詣許昌習常隨從
與少府孔融相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

倨傲習常責融及融被誅許中百官與融素善者皆莫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崔浩誅後眭夸爲之素服受鄉人吊唁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眭夸

嚴植之嘗山行見一患者問不能答因載俱歸爲營醫藥又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棄我於此植之惻然憫之載歸治療經年乃愈其人願終身爲奴植之不受

千古一朋宋
主亦勝

夷簡徐晦肝
胆相同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
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送葬（千古如此）
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
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千古如此）
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
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
夷簡奏爲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望顏色公何

真之
焦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識者距視恬元升哭孔文奉潤之殯觀光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噫

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托之以歿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觀光卒潤之奉其屍歛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享祭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文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歛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

仁者弗爲也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侍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岳忠武生而有力衣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此上皆篤義者豪固生于心也張堪有知己之言文季即以信於心唯王修能昌難而來言未卒而修至蒙固生于心也豈好義而爲者之所能至乎是故視之如草芥則報之如寇讐不可責之謂不義視之如手足則報之如腹心不可稱之謂好義是故豫讓決死于襄子而兩失節於范氏與中行相知與不相知其心固以異也故曰士爲知己者死而況乎以國士遇我也士之忘身以殉義者其心固如此又曰吾可以義

求不可以威劫可義求是故澹臺子羽棄千金
之璧不可劫以威是故蛟可斬璧終不可强而
求士之輕財而重義者其心固如此

七交難

馬援自南方還以馬一匹遺杜林數月林遣子與
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
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餘謹送錢五萬援受之謂
其子曰人當以為法

矦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

焦云與其絶交於沒何如不輕許于前世無王仲回故有朱穆劉孝標絶少到溉極多此交之所以難也始交難則篤義不難矣

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交何爲答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朱穆與劉伯宗絶交書及詩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塡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故因此而著絶交論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月着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絶交論譏其舊

此曹公意也

卓和尚是

快活

交到溉觀之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旣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張彥眞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意相合者則傾身與交如志好或乖雖王公大人終不屈也常歎曰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茍或不然毋寧獨立

劉繪與張融周顒雅有風則時人謂之語曰三人

為三人

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
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
交讓瀆因張陸也

以上皆交難者交若非難必不恨矣以世無真
寔相知者惟天下無真寔相知則雖謂天下無
交可也故有神交于百世之後而不能不痛恨
于當世虞仲翔曰使天下有一人知已者可以
不恨士之難交不益宜歎

初潭集卷之十九終

初潭集卷之二十

師友十

一學道

子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置几案者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

南榮趎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敎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

焦云孫登黄君公之流也叔夜若能用其言則無張子房矣為詩自責不亦晚乎惜哉

嵇康遊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登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投諸水出而觀之乃復大笑康聞乃從之遊問其所圖終不答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及遭呂安事

在獄康乃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於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何子季與周彥倫二人精信佛法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

焦云其悟處併不必入日與一語也

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

饒節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邪徑往白崖問道入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徧叅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夏均父爲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

松道人詩文皆高邁名倚松集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
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
梯寺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
石門荷蓧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哉身如
聚沫財若浮雲實無有也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
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着也故曰欲使
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

焦云陶正以一見督郵不如屢乞食也

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見督郵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

慚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巳攻中言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

此亦公一邊之談也苟知官署門闌不異長林豐草則終身長林豐草固即終身官署門闌矣同等太虛無所不徧則不見督郵雖不爲高亦不爲礙若王維是陶潛非則一陶潛足以礙王維矣安在其爲無礙無所不徧乎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

雋云有佛可信便不是佛

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耳荊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范蜀公不信佛蘇公嘗求其所以不信之故范云平生事非目見卽不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脈而後信之

劉云其寔不聞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黄龍寺晦堂老于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東坡問韓持國於友人皆曰維語人吾已癃老且將聲樂酒色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

劉云世間法

而雅答禪理一日置酒大會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呼號願留一言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持國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爲亟時將得去者計也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

出世間法是一是二

道理可厭

嘲得好

倫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

以上皆學道之友學道其寔也

二道學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公沙穆遊太學無咨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

牛牛不食一摶牛耳

史勝質無此
理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賔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寺救耳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

便是無量

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

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

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縱横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與後不堪遂出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招起屈滯以傾朝廷玄平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巳喜躍非常語笑甚歡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亾兒瘗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此鳩勝地理師

長安張氏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止承塵爲我福耶入我懷

趣

亦是一着

鳩飛入懷以手探之而得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子孫盛昌

江鄰幾云胡翼之卤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羅可性度寬宏甞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卻避卓間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之呼其妻孥還坐盡醉而歸由是相誡無犯

劉瓛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

生持胡牀隨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好道理

庾業家富每賔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宗慤設粟飯菜葅曰宗慤軍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後慤爲豫州業爲長史慤待之加厚

真

庾杲之甞侯樂顧之顧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巧于囑託道學之宗祖也

王偉元門生爲本縣所役求屬令爲解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

畢竟是不慣奔兢者

焦云畏人一念的是道學

擔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巳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立自言門生有役故來相送令卽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恥

盧詢祖語人曰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劉餗隋唐嘉話曰齊和士開用事或謂盧宜一謁詢祖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往北至其門立者衆矣盧佳轡而望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此道學假得好可法也可歎也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徐鼎臣坐事出陝西柳開爲州刺史不爲加禮又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來勘文寶師鼎臣故柳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爲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乎及文寶至未與開相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鼎臣見文寶立談道舊

文寶詢問其所欲畀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出開
事立解

以上皆道學之友道學其名也故世之好名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能超名也無用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濟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謀也噫孔尼父亦一講道學之人耳豈知其流弊至此乎

三會說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

好話

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勑吏常給焉仲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仲叔同郡周黨見貢食無菜遺之生蒜貢亦受而不食

豬肝一片甚不濟事口腹累人名声亦醜若閔仲叔可謂会味之極矣又曰生蒜臭且消食不食有理遺者可笑也是必真寔講道學來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

焦云妙人

劉云沈忘机渇失何着意殉人

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爲座右銘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何隨著譚言十篇專言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猪過隨門猪索偶斷遂失猪所在屠者強認隨溷中猪隨即牽與之家有竹園有盜園中筍者隨出行遇見恐盜者覺自走竹中避之傷其足徐繫屐緩

歩而歸

陳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以上皆會說者講道學者但要我說得好耳不曾我行得行不得也既行不得則謂之巧言也

可然其如鮮矣仁何哉吾是以謂之會說也以其太說得好寔難到也若陳邵二先生蓋寔學寔行寔說也又不可不知

四令色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焦云有意爲之藍面兒令色也天然本質面如美婦何妨乎縣以令色目之過矣

劉云此色不

令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

劉云固是覞覞

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列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鄙齪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王敦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劉云妍色不全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疏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着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有人歎王恭形貌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以上皆令色講道者先觀有道氣象若色不令雖免于今之世矣故曰正顏色斯近信近信之色是爲正色豈道學所知

五少年

雖少年心自不同

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

醜而惡

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遂爲楚令尹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

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焦云伯堅仲謀真少年也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堦從西堦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虞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問

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

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王戎七歲與諸兒遊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唐丁用晦序云學㡌鼠獄智乏雞碑用此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焦云好

焦云好

出入

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謝眞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永安王浚八歲謁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

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碩聞其强記欲試之乃試以月令紹遠讀一徧誦之若流

徐之才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

頴川荀子文年十三聽辯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子問荀住處對曰僕住中甘里予曰何爲住城南此有四

夷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
川澗伊洛峥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
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
若論人物有我無卿予無以對潘曰汝頴之士利
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鍾信非虛也
闞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徐陵數歲家人携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
石麒麟也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

據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騣裏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儼賦大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詔下國學有袁憲者字德章年十四被詔爲正言生博士周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

劉云此画師原不通

正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於是何謝遞起義端而憲酬對閒敏觀者重沓憲固自若弘正謂客曰卿還詺袁吳郡此郎已堪代爲博士矣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開元閒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答問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耳半千名餘慶王義方稱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

之因改名半千也

玄宗問俶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請問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對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帝大說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一籠以獻荆公者公因問元澤何者是麞何者是鹿元澤實未

識遽對曰麞邊是鹿鹿邊是麞客大奇之

以上皆美少年夫容止可觀則異日必定富貴天資聰俤則早年必有文詞定交者貴圖其始是故講道學者寂識此幾

六標榜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顔所知王濬冲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朅顔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甚矣史之文勝質也方其揚摧不顧之時目中無鍾乆矣其愛惡喜怒爲何如者此雖中散之累而不足以損中散之高胡爲乎盖之哉

庾仲初作楊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大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

焦云此便是
聖賢心事

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會稽孔闓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謝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何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狀得佳樣出

七詆毀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嗔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安期述之父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

焦云育長原喪志何云失志不及情耳那得情痴

育長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四人任猶在選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昔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名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癡

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劉云比比皆然

孫典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瘻而擧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毀更爲詩示之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絶張氏後進皆慕之至融風止詭

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以上皆標榜以爲賢詆毀以爲極不賢者夫相爲標榜正所以自擡声價先期陰詆正所以杜絶敢訕好生羽毛惡生瘡疵孰敢違之世人多愚故使此等坐握重權耳

八易離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還文節送之三宿

劉云子高匹言卓吾憤語

此翟公絶交論也尤簡切痛骨可惜人多輕易念過

臨別洙泗交願子高抗手高揖而去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豕也而常羣聚乎

李生曰此不過大言以欺其徒耳其徒若應曰師父想家也不然何以皆洙泗而先生獨高揖乎

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至者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想祖考未必愛賢莫好名也金蘭密友安得許多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皆號爲龍門遊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
號金蘭簿
王大喪後朝論或曰國寶應作荆州國寶主簿夜
函白事云荆州事已行國寶大喜夜開閤喚綱紀
話勢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叅問都無
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劉承徹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
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

劉云有致之士一為賭染遂形神交表識者早看破矣

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亂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議賈

以上皆易離之交蓋交雜則離亦雜交易則離亦易是故以利交者利盡則疎以勢交者勢去則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

初潭集卷之二十終

焦云皇帝王伯皆有聖君正可於三五之外別存玄覽勿謂桓文而下遂遜軒轅卓吾之意微矣

初潭集卷之二十一

君臣一

一聖君

黃帝巾几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

蚩尤爲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

劉云聞海外有形語之國溲膏是耶

薄氷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

復膏之君來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膏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驁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伯王乎

遂見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

仲父此言無人省

之爲卿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
利臣不如甯遬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閒
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顔
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
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給軌士不旋踵
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
以爲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
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

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賈百里奚以五

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

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
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
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
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
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
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
御于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

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

劉云法本于申子

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寢覺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

大孝子大見識

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巳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
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巳也遂不復問而
以爲中大夫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
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
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
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鷄蹴
踘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

妙哉言梁王亦具眼矣

之高祖少時嘗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

好博士尤好
光武

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光武問可傳太子者羣臣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

焦云卓吾集兄弟甚誠周公集君臣則以公爲聖便知一部初潭純是抑揚顛倒似有大不得已者

至言

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

二聖臣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又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

妙

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

廡瘉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巳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

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盍爲請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

至言至言

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齊桓公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三賢君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雖牽強亦新鮮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隋者豈爲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女之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范蠡乘輕舟浮五湖越王以良金寫范蠡狀而朝

不戰而屈人兵

禮之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遂擊金而退軍吏諫曰城自壞天助我也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服其義乃請降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子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

體群臣如此執禮安得不重乎

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爲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

麗執香爐護衣故沈佺期直宿詩云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

馮豹拜尚書郎每奏事未得報俯伏省閤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勑令勿驚

吕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治護萬方時有加減權爲慘慽欲數見又恐其勞常壁瞻之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諫曰此爲小物何足甚躭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所以好之

劉云以耿介被射世俗之好正如此

宣武桓温也
簡文卽文帝
太宰司馬晞

劉云可笑

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宣武與簡文太宰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簡文爲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

以爲佳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勑令免官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符堅與諸征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也習跛

一足裁堪半丁故戲之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玄宗嘗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四賢臣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

公身體懈惰詞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
讞不中則甯言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
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
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
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
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
於有罪而不頓令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
也故曰官不具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

妙語　妙

一國慮之曾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

焦云景公樂二子未必如梁丘據之樂之真也

子思不腐

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

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厀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練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時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横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黄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絶何如於是卽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絶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

焦云典午之
報篆遡廼見

由温未答頊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廼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董和允之父先主定蜀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亮嘗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

王胡之

不至至於十反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也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到猶貪與少日周旋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儀長

人以爲淚我以爲趣

孺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輒有驗敎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世武皇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鞲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有詔置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

世
諸葛靚入晉以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武帝欲見之乃請諸葛妃呼靚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顔因涕泗百行帝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瑯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厠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

劉云爲幹父蠱負顙王尸千古是非自定何必忠孝區别

曰觀紹靚二人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構禍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輙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

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劉道眞嘗爲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談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賔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内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

亦可憐

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
之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也請吳隱之爲衛將軍
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
令移廚帳助其經營
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賦詩曰種蘭忌當門
懷璧莫入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
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

味也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
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奢者必敗麈尾
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以上皆賢臣上有賢君而後下有賢臣唯賢知
賢亦未易遇也然所謂賢亦即事即時稍有見
識力量足稱耳若必皆如齊桓仲父安可得耶

初潭集卷之二十一終